

李英儒短篇小说集



李英儒短篇小說集



北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九八一年·石家莊

A

李英儒短篇小说集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1/32 9 3/4印张 242,000字 印数：1—15,500 1981年5月第1版
1981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086·549 定价：0.75元

目 录

九孔桥边.....	(1)
政治委员.....	(16)
万人敌.....	(30)
三进五窑村.....	(52)
敢叫敌血染刀红.....	(69)
房东.....	(89)
汪家寨.....	(111)
手印.....	(133)
妙清.....	(157)
三刀司令.....	(199)
麻雀.....	(218)
傅医生.....	(234)
浪打鸳鸯不分离.....	(264)
燕赵奇花.....	(285)
后记.....	(302)

九 孔 桥 边

秋天傍晚，太阳落下山去，余光从远山背后射出，天空棉团似的白云被染成鲜红颜色。红光反映到拦山下面的定唐河里，倒影流光，格外好看。定唐河宽约半里，深可没人，有激流，带漩涡，一般会淤水的人，都难以游到对岸。就是横渡一只漂船，也得被激流冲到很远的下游去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抗日战争末期处于劣势的日本鬼子，把它当成一条天然封锁线，环山围住晋察冀军区从山地通向平原的通路。敌人害怕我军渡河出击，拆毁了定唐河环山段的几座木桥，击沉船只，破坏渡口，只保留中游段带有名的九孔石桥。九孔桥是东山口通往河东平原名镇——林家集的咽喉要路。为了控制这条神经般的交通线，敌人在九孔桥东面修了两个坚固的碉堡，左面驻扎了一班鬼子兵，右面盘据着一排汉奸队。这样一来，九孔桥变成了敌人据守林家集据点的前哨阵地。

从林家集到九孔桥的公路两旁，已经没有村庄，沿河定居的星散住户，也被驱逐净尽。在敌人眼里，这个地方已是他们绝对控制的无人区。但是，什么事情也有例外，桥东北向二百米远处那家种菜的，刚刚被撵走了三天，又偷偷转移回来。这家的孩子叫发水，发水家在菜园子后面盖了两间土房，房身的一半掩在土里，露在地面上的也不过三尺。房前房后各有通风透明的小窗户。跳进半腰深的窑坑里才能推开那扇木门。看得出，这个建筑实际是地窖子，又是冬季种菜的暖房。发水爹为了牢固安全，在地窖子外面圈了柳条篱笆；发水娘为了隐蔽目标，遥对着桥头堆了

几堆粪土。这样，从远处看不到这里有人家，即使来到跟前，也不会想到这里是住人的。

发水家三口人。发水爹三十二岁，老实巴交的，一年到头埋着脑袋种菜蔬，家里大小事情，统统交给发水娘作主。发水娘才二十八岁，眉眼清秀，个腰匀溜，心眼灵透，能说道，有见识，劳动上是男人的好帮手，政治上是全家的诸葛亮。发水今年十一岁，他具有父亲的憨厚，也有母亲的聪明，原在林家集读书，这两天，听说桥头碉堡上的鬼子兵撤走后，只剩下伪军汉奸队，瞅了这个空子，他随同爹娘前来抢种秋菜。

经过半天紧张的劳动，现已日落天黑，发水娘摆了摆手，把爷儿两个招到屋里，摊开带来的晚餐，全家饱吃了一顿。饭后，发水娘为了安全，轻轻踱到外边，看看有无动静。外面，天色更灰黑了，四下寂静，唯有伴同他们前来的黑四眼狗从篱边站起，朝着女主人哼哼了两声。她挥手驱开它，正要关闭篱笆，发现丈夫在屋里吸烟划火。她快步走回去，低沉有力地质问道：

“发水他爹，你怎么无事生非呢？这年月你也不是不知道，黑灯瞎火的还怕出事，划火柴干什么？”

“饭后一袋烟，不抽嗓子眼儿痒的慌。”发水爹慢声细语地回答着，并不感到划火是个严重的事。

“划火等于给桥上的坏蛋们报信，知道不？”

“坏蛋知道喽，至多把咱们再撵走罢咧。”

“你呀，你呀，你把世界上的事看的太简单啦！……”

“我不象你那脑袋瓜儿里装那么多的事。我还想摸索点活计。你愿意加小心，把靠南的小窗口挡住就行咧呗。”

经过争论，发水娘接受了丈夫的意见。她第二次出来，堵挡了靠南面的窗户，而后关闭篱笆，把狗牵到鸡窝跟前。一切安排就绪，她回到屋里催促爷儿两个早些睡觉。发水爹支吾着说睡觉不忙，秋天过后，一眨眼就是冬天。他想端着油灯钻到暖炕洞

里，清理清理烂七八糟的，免得到时手忙脚乱。发水娘知道丈夫这种难缠难理没完没了的脾气，不等征求他的同意，一口气吹灭了灯。就在这个时间，定唐河上一连响了几枪，枪声清脆，满带水音，连吱吱叫的枪溜子声音都能听得清楚。

发水爹对响枪是听惯了。他并不惊奇，只是没好气地说：“多咱也不叫人安生，炮楼上吃饱了没事，又乱打枪哩！”

发水娘摇了摇头，神态严肃地说：“枪声这么紧，不象放着玩，说不定出了什么事啦！”

两口子扬着耳朵，沉默下来。发水憋不住，想到小北窗口去瞧，刚要下炕，被他娘一把拉住。这时从北面窗户传来了窸窣窸窣的声音，似乎有人掠着向日葵叶子走路。一会儿，有人轻敲北面的小窗户，发水爹翻了个身想说话，发水娘急忙捂住他的嘴巴。沉默了片刻，外面有低沉的语声：

“老乡，请你开开门。”

屋里沉默着，发水爹的嘴巴被捂的更紧。

“不用多心，哎唷……”

女主人从声音里察觉到来人的焦急和痛苦，附着丈夫的耳朵说：“不象炮楼上的，开门去吧！”

发水爹去不多时，搀进一位受伤的汉子。为了弄清情况，发水娘随着关门划了一根火柴。受伤汉子顾不及说话，一口气把火柴吹灭了。就在这刹那之间，她已看清受伤者是农民打扮，四十来岁，个子很高，仿佛在林家集见过面，就是叫不出名字来。

“我叫王昆山，有要事去东山口，刚渡河就碰上敌人巡逻的，左膀中了枪……”他的话被外面骚动声音打断了。院子里的四眼狗，朝着篱笆南边汪汪直叫。接着听到有人践踏菜地前来。不大会儿，来人用枪托狠命地捣撞篱笆，南腔北调地喊：

“快开门，快开门！”

“是他们追来啦，快想办法掩护我，”王昆山说。

“这里窄房窄屋的，可没藏掩儿。”发水爹表示束手无策。

外面摇撼着篱笆叫骂，四眼狗咬的更凶了。王昆山见男女主人都默不作声，看了看北面的小窗户，他果敢地说：“不连累你们，我走！”

发水娘用带棱角的口气抗声道：“走到哪里是一站，你把俺们，当作不敢担重担子的人呀？也得叫人家思谋思谋嘛！这么办，”她用力推了丈夫一把，象给男人下命令似的，“你磨蹭着去开门，我和发水把这位同志藏到暖炕洞里去。”

外面越骂越凶，发水爹支支吾吾答应着去开门。就在这时候，发水母子快步推着王昆山走到火炕跟前。孩子掀开草垫，母亲指着洞口，王昆山不顾一切地跳进去。他正要低头朝里钻，突然直了直脖子又停止了。发水娘看到他的表情，迅速又决断地说：

“没事都高兴，有事四条命。同志你朝里钻，我还要堵东西呢。”说着她把发水从下面递过来的一袋谷糠送下去。想了一下，暗自点了点头，又把满带尘土的一包棉花放在糠袋上面。刚刚盖好草垫，五六个伪军跟着发水爹闯进来了。伪军一面高声叫骂，一面乱打手电筒。电筒照见油灯，喝斥着发水娘把灯点着。灯光照亮了整个屋子，伪军们逐个把发水全家盯了几眼。问清姓名和互相关系之后，一个麻子脸三角眼的伪军抖着威风向发水爹喝斥道：

“刚才有八路跑到你家了，快快献出来。”

发水爹看了看老婆的平静脸色，他回答说不知道。

“藏匪不献，全家砍脑袋。”

“藏在哪儿，说出来饶你一家活命。”

“现在说出来还不算晚。”

“长官们！”发水娘控制着感情解释着，“俺们今天下午才来种菜，菜园就在你们炮楼的眼皮子底下，八路军会朝这个地方逃？”

“既然没有八路军，为啥磨蹭着不开门？”麻子脸伪军追问发水爹。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不是你下炕找不到鞋子吗？”

“是个咧，是个咧。”发水爹附和着老婆的话。

“没工夫跟你们费唾沫，搜！”

坏蛋们院里屋里搜了一通，没有结果。一个性子急的伪军说：“明明有个黑影，莫非他飞上天去？”

发水娘听到此话，心中有数了，赶紧接过话头说：“大黑天，也许你们看花了眼。要不，也许跑向林家集啦。”性子急的伪军说：“别叫他跑掉，咱们快追去。”听了这句话，全家人心里都泛起了希望，觉着这场灾难有可能躲过了。不料那个麻脸三角眼伪军，摊开双手拦阻了大家。只见他一对三角眼滴溜溜乱转，转到暖炕火口处，突然提高了声音说：“这个地方有毛病！”说完他紧盯着发水全家的神色，当发见发水神态紧张时，他哗啦一声把子弹推进枪膛，大声吓唬道：

“小孩！你为啥变貌失色的？说实话，那里边藏的是谁？”

发水瞠目不知怎样回答，发水娘一把将孩子拉到怀里，理直气壮地回答说：“吓唬个不懂事的娃娃作什么，你们深更半夜闯进来，谁不害怕。”她又指着暖炕说：“那个碗口大的火眼，能钻进人去，不憋死也得闷死。不信，你们去搜！”

女主人的话有说服力，伪军们犹豫了。有的东斜西看，急性子伪军就要出去。麻脸伪军说：“且慢！”他走过来用手指点着发水娘：“我冷眼观螃蟹，早把你这个娘们看透啦。原来你们家里是：母鸡打鸣儿，公鸡不踩蛋。”发水娘的脸腾红了，脑门一热，她马上反唇相讥道：

“你骂人不带脏字，真算是咬人的狗儿不露齿，谁个家有这些废物鸡。这样的鸡不配喂粮食，应该叫它啄西瓜皮去。”伪军们

听到这句有趣的话，有的掩口想笑。麻脸伪军当然晓得是嘲笑自己，他恼羞成怒，红脖子涨筋地喝道：

“你是刺猬抖毛——干乍刺，雪地里藏不住死孩子，等我把棺材刨出来，叫你好好地守着坟头儿哭！”说完话他头也不回，大踏步奔向火炕，拧身跳上去，一脚把草垫盖踢了很远，看了看发水家人的神气，接着猫腰伸手向火眼里乱摸。

发水爹既嫌老婆话板硬，又怕麻脸搜查暖炕口；既想说话，又怕露出马脚来，一时心中无主，露着又恨又怕的脸色盯着自己的老婆。发水娘看到他那丢神失态萎靡不振的样子，有意识地高声道：“心里没病不怕鬼，肚里没病死不了人。叫他搜吧，敞着口儿的。”刚撂话把儿，看到麻脸伪军象是握住了什么东西，就听他用俏皮语气说：“穿的倒挺暖和，你给我滚出来。”发水娘被这句话吓的打了个冷战。心里抱怨说：王同志呀王同志，你为什么不朝里钻呢。正在寻思下一步的对策，发现麻脸伪军揪出来不是别的，正是她堵火口眼的棉花包。麻脸看清自己提出的东西，恼羞成怒，照准包袱猛打了一拳。一时尘灰败絮腾空阵起，迷糊了他的三角眼，呛的他直打喷嚏。

发水娘徐徐地出了憋在胸窝的那口长气，冲着伪军们说：“这个包袱放了半年啦，庄稼人穷忙，从来没动过，这位长官倒不辞辛苦哩！”

麻脸伪军揉搓着眼睛，连吐了几口唾沫，嘴里骂骂咧咧的，看来他并不死心，也许一会儿又要找新的邪碴儿。旁的伪军们热情不高，互相点烟对火。急性子伪军瞪着滚圆的蛋子儿眼，大有不满之意。发水娘看清了所有的神情，心中打定主意，偷偷捅了发水一下，向外咧了咧嘴。她背着伪军伸出四个指头。发水完全懂了母亲的意思，乘着人们不注意的时刻，溜出门去，一只手摸着四眼狗的脑门，弯腰拾了块半头砖，作了手势，用力把砖头抛向东方，四眼狗汪汪叫着蹿越篱笆扑了出去。

伪军们听到狗叫，认为是追逐什么目标，生怕丧失时机，呼啸着奔向屋外。麻脸伪军还不死心，急性子伪军上前捉住他的胳膊，连推带搡，互相骂着朝着狗跑的方向追去了。

两分钟后，地窖子周围照常安静了。发水娘叫孩子出去放哨，她同丈夫把糠布袋移开，搀扶着伤号出来，让他仰卧在炕上。发水爹不让人家说话，只是自己不住嘴地念叨：“便宜，便宜！捡了个大便宜。”发水娘忍耐不住，偷偷拧了他一把，丈夫停止嘟囔的时候，发水娘对伤员说：

“同志呵！这场灾总算是躲过了。要是饿，我们有剩干粮；不的话，趁这个空儿，转移转移吧。”

伤员完全清楚刚才搜查的经过，他诚恳又严肃地说：“你们全家都是经过考验的人，咱们近人不说远话，你们掩护我，十分感激，但我的任务可一点也没完成。”

原来，八路军定唐支队，为了迎接反攻，向军区党委提出保证：在一九四四年冬季到来之前，攻克九孔桥，打下林家集；打通由东山口到平原去的交通线。由于形势发展，军区主力兵团要攻打敌人战略据点范阳桥。范阳桥在林家集南三十里。上级指示定唐支队，提前出兵攻下林家集，支援攻打范阳桥的兄弟部队。接受任务之后，郭支队长亲自选了二百五十名精壮汉子，两天前到达东山口。到后，听说敌人增兵，全部人马在山口隐蔽了一天一夜，得不到确实消息，便派了最得力的侦察员，连夜偷渡过河，侦察敌情。侦察员渡河后，发现敌人增兵全是骗局，沿河行驶的汽车上，只有司机是活人，拥站在卡车槽内的，却都是穿了日本军装的草把子。侦察员并不满足这些情况，他又化装进入林家集；混进修炮楼的民伕队里。由于深入禁区偷看敌人工事，侦察员被捕了，但他已把林家集敌情空虚的情况全部弄清，便写好要求支队出兵的信，几经周折，终于把信转出来。

“这就是那封信！”王昆山撕破衣襟，拿出一个小纸包，上面

插着三根鸡翎。他说：“我本想亲自送到东山口，没想到刚刚渡河，就发生了这样的不幸……”

屋子里的空气再度紧张了。只说掩护下伤员就算完事，想不到重大的问题还原封不动摆着呢。发水娘看了看那封插着三根鸡翎的信，又看了看丈夫和孩子，一时感到，这封信轻一两，重千斤。“这个重大的问题怎么解决呢？”她陷入沉思里。

“你们要是办不了，能够把我扶持到林家集，再想办法也好。”

“再来回一遭，太麻烦了，”小发水有跃跃欲试的意思。

“麻烦还在其次，主要是时间来不及。”王昆山插话说，“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。”

“有办法！”发水娘经过思考，打定主意，斩钉截铁地说。“为人到底，送人送到家。千斤的担子，我们这个家算是担定了！”

“妈妈，让我去吧，我会泅水。”

“你去，你去我不放心，还得叫你爹走一趟。”

发水爹没言声，他绷着脸，去是不去，他决定不下来。发水娘看到丈夫的模样，从心眼里疼怜他。她深知丈夫的办事本领。也许这个任务超过了他的能力。但现在是磨扇压住手，顾不了这许多了。她音调铿锵地向丈夫说道：“孩子他爹，你要知道，这里是敌人制造的无人区。真正的中国人就是咱们这一家。我们不帮谁来帮？”发水爹听着她说话变了腔调，再没有通融的余地了，于是他用力把下巴颏摸了几下，干脆说了句“我去！”接过鸡毛信就要走。

“慢一点，”发水娘叫住他。“象个没头苍蝇似的，过了河知道往哪儿去。”接着她嘱咐他过河怎样加小心，见了支队首长怎样讲话，要说的话都说清了，才叫发水跟他去插门。发水爹原是情急之下不能不走，真要走时，步子又慢了。踱到门口，扭转头来慢吞吞地说：“你们可得加点小心。”发水娘挺干脆地回答说：

“净是婆婆妈妈的话，不看现在是啥时候，你别一挂肠子两

头扯啦！”

发水爹走后，发水娘扯了些干净布条，把王昆山的伤处重新绑扎好，又悄悄地从瓷罐里摸出两个鸡蛋给他生着喝了。就象有一股清凉的风掠过自己滚热的心头，王昆山不禁自言自语地说道：

“光知道高山出骏马，想不到这九孔桥边还埋没着夜明珠哩！”

发水娘掩饰不住内心的高兴，明知故问道：“我的天哪，你这是夸奖什么人呀！”

“我还能夸这个屋子外边的人？净怨我们工作不深入，老鹳窠里藏着凤凰也不知道。等这次完成任务，我一定向上级反映，请区上派人找你谈话……”

发水插话说：“等你反映上去，可就不赶趟啦。妈每次到山里外婆家去，区上总有人找她。”

“怪不得，怪不得！就这么办吧，我回去通过组织讨论一下，请你妈妈出来，给咱林家集当个妇女干部。”

“王同志，你把话说过头啦。我哪有那份能耐！婆家在据点，两边的组织不容易通气，俺这个妇女会员都没敢公开——呵！你听，枪响哩。”

凄厉的枪声驱尽了屋里升腾起来的活跃空气。在重新呈现的紧张气氛中，儿子赶过来攥住母亲的手问：

“妈妈！会不会是爹出了事？”

“估摸着时间，你爹可能渡河了。”

“河面宽，水流急，俺爹本事不强，一时半刻游不过去。”

发水娘没有搭话，只见她默不作声，眯细着眼睛端坐在炕沿上。沉静了一会儿，她猛然推开儿子的手，下得炕去，耳朵贴着门框静听。听着听着她突然说：“就是他！”随即冲出屋门，快步绕到地窖子后面，一霎时，她把丈夫搀了回来。

“离桥近了不行，远了又怕冲到下游去。不远不近吧，刚下水，桥上的坏蛋就开了枪……”发水爹咧着嘴抚着受伤的腿，指着信说：“怎么办呢？这封难缠的信。”

王昆山接信时，手有些发颤。一根白色的鸡翎，从信头脱落，飘飘坠到炕沿底下。经过紧张的思虑，他猛然站起来。说：

“信虽没送到，你们总算是热心到家了。我只有感谢不尽。这封信涉及到军机大事，可不能耽搁，我得想办法……”

“哪来什么好办法？”发水娘打断了他的话。

“那你看该怎么办？”王昆山向她问话的时候，用了很尊重的商量口气，他已经不把她当作普通群众看待了。

“依我的眼光，这个地方今夜站不住啦。你和孩子他爹，帮扶着离开这块是非地，找地方调治调治。送信的问题，交给俺娘儿俩想法子去！”

王昆山想了想，便说：“如果你们真能送信，那可太好了，这么办，我们先回林家集，给内线同志们送个信，提前作好准备。只是……”

发水娘完全懂得王昆山的意思。用诙谐和安慰的口吻说：“王同志呀，你就拿着我们这鸡毛当令箭吧！接了锄头的必是想耨地；小炉匠敢揽大瓷缸，也许他怀里揣着金钢钻哩！”

“你的意见呢？”王昆山不能不考虑发水爹的情况了。

“就这么办挺好，不过你们娘儿俩可得加点小心！”发水爹慢慢吞吞地说道。

事情决定了，双方分头作出发的准备。发水娘一边叮嘱儿子，一边为他装束打扮。最要紧的是保护信件的安全。先找出油纸把信层层包好，想来想去，用条带子把它勒在孩子的脑袋上。然后拿出兜肚给儿子系紧。她自己穿了平常的绿单褂和黑夹裤，在百忙中还理了理夜来蓬松的头发，使自己多少带点出门走亲的样子。一切准备停当，她叫丈夫同王昆山先行一步。随后，她摸

到一盒火柴，摘下墙角挂着的纸灯笼，领着儿子迈出地窖门。她回过头来，朝着黑洞洞的屋里盯了一眼，不在意地把门带上。四眼狗从篱边溜颠过来，冲着女主人摇尾巴。女主人心中有事，没有理它。倒是小发水热情高，他抱着四眼狗的脖子迫使它蹲下，向它招了招手，然后跟着妈妈悄悄踱出篱笆墙院。

天空蒙着一层阴云，四下黑漆漆的，除了葫芦架底下的蚰蚰啞啞冷叫外，什么动静也没有。发水娘摸了摸儿子头上的东西系得牢不牢，身上穿得冷不冷。然后领着他走出菜畦，奔向沿河便道。刚下河坡，就听到水流的汹涌嘶叫。登上便道时，有几个两栖动物，带着可怕的响声窜进又深又暗的水流里。她放眼看了看上游二百米处的石桥，石桥就象个庞大的妖怪，瞪圆九颗狰狞的眼睛。“且不说桥上有敌人，也不说连着发生了两次事故，就单看这辽阔奔腾的河水，我那十一岁的孩子……他？”她停住脚步。儿子跟上来，她把捏着汗的手伸了出去，紧握住儿子的小手，声音发颤、语气温柔地说：

“乖孩子呀，河水这么宽，这么急，你游得过去吗？”

“妈！你放心吧。我过的去！”

儿子的信心和意志给她增添了勇气。她给自己发誓说：“现在，只打催战鼓，不敲收兵锣。哪怕前面是刀山，咱们也要钻过去！”

十分钟后，发水母子已经绕到由林家集通九孔桥的公路上，娘儿俩走路非常谨慎，左瞧右看，后顾前瞻……

离桥头越来越近了，发水娘脚步轻的简直听不到半点声音。距桥头只有五十步的光景，发水娘突然发现桥头上站着一个持枪的哨兵，看打扮象伪军，直着脖子朝北望。她估计，由于两次事故，敌人的注意力会向北面集中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本来应该保持沉默，但她担心儿子慌神误事，不由得停住脚步，转过头来等着儿子。儿子看出妈妈的心意，抢走了几步，低声说：“妈，就顾你

自己吧。我什么都知道。”儿子这次说的是安慰话，但她没得到鼓励。她感到儿子声音里蕴含着某种紧张。艰险的情况迫使她又不能同儿子说话，她突然产生了一种祝祷心情：老天爷，多保佑。叫俺们身后别出现敌人，叫守桥的贼羔子站个钉槽木烂别转身，保佑我的儿子从桥头南边平安下水。她默念着，加速着脚步，控制着心跳，登上桥头的漫斜坡。不早不晚，刚刚走到桥翅跟前，那个哨兵咳嗽了一声，突然转过身来。她知道安全掩护儿子下水的第一步计划落空了。必须采取王昆山帮他们研究的第二手。发水娘也真利索，嘶地一声划亮火柴，立刻燃亮手持的灯笼。这个魔术般的动作把哨兵闹蒙了。他吃惊地问道：

“谁？”

“是我！”

发水娘紧走几步，将灯笼高举到哨兵的眼前。表面看，是为对方照个亮，便于他来检查。她大声说：“俺家孩子他爹得了急症，我到河那边去请医生。”她正在有意识地用大声掩盖什么，突然感到身后窜过一个小小的黑影。黑影象狸猫一样敏捷，贴着桥翅南边，吃溜吃溜地钻了过去。发水娘完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她不顾一切，猛将灯笼高举，简直要烧到对方的眉毛。

“你捣什么乱，”哨兵用力把灯笼推挡在一旁。“有病到林家集医院，这里不许行人过桥。”

“孩子他爹得的是翻症，非请东山口的医生打针不行。”

“桥头戒严，任何人不准过。咦！什么东西响？”哨兵听到落水的响声，急忙迈步朝南走。发水娘知道事情闹的比原来想象的更糟。正要伸手将哨兵拉住，又感到这种作法万分危险。脑子一转，她高声喝道：“我可要请医生去啦。”说着转身就走，哨兵瞥见她大步冲上桥头，不得不扭回身用枪将她拦阻。发水娘看到敌人被吸引过来，一不作，二不休！她暗自咬了咬嘴唇，索性借着过河的争执与敌人哨兵推枪夺路。

正在这个难分难解的时候，她偷眼瞧了瞧九孔桥的对面。这一看使她火热的心凉了半截。原来桥的那端还蹲着两个哨兵。儿子即使能顺利游过去，也会落入敌手，娘儿俩的生命还在其次，抗日的军机大事可就误了。想到这里，一向足智多谋的发水娘也有些心慌意乱了。她想试着用暗语阻止儿子渡河，又怕儿子前功尽弃。急切间，她横了横心，狠命地朝着那两个哨兵呼喊：

“桥那头的两位老总呀，请你们过来评评理，家人生灾害病，为啥不让俺过去请医生。”

两哨兵似乎没长耳朵，蹲在那头，活象桥翅上的雕塑。发水娘一生气，故意喝骂道：

“哪个不生儿养女，你俩就没爹没娘，为什么不过来评评理！”

“她再罗嗦，拿枪把子揍一顿，撵回去。”两个哨兵中的一个说着话，仍然纹丝不动地钉在那里。

发水娘估计儿子将要从桥孔下边游到对岸。眼前的家伙寸步不放，对面的两个短命鬼又骗不过来，儿子眼看就要自投罗网了。她放眼看了看四周，这时夜色沉沉，快交半夜。但见西面巍峨高耸的是黑黢黢的东山口，那里正埋伏着大批心急火燎渴望消息的战士和指挥员；东面烟气迷蒙中闪烁着灯光鬼火的是林家集，那里还有无数眼泪啼干翘首待救的老百姓。打退堂鼓吗，当然不行！发水娘越想心里越急，越恨伪军，忍不住破口大骂：

“你们这三个忘掉祖宗不认爹娘的汉奸，断道伤人，绝死后辈！床上躺着快死的病人都不叫请医生，连禽兽的心肠都不如。我叫你们逼的好苦啊，我也不活了！”说完丢掉灯笼，便装着向栏杆跨去。满指望这样会把伪军引过来，没料到对面两个贼子挨了骂反不生气，只向前凑了两步，淡淡地说：

“这个娘们是轱辘把往上举——要不直啦。别理她，死在岸上臭块地，死在河里喂甲鱼。”

发水娘听罢想道：“狗崽子们，人生一次，人死一遭，走着